

天下事
猶未晚

胡蘭成致唐君毅書
八十七封

薛仁明・編
杜至偉、顧文豪箋注

爾雅題字：王北岳 爾雅篆印：張幕漁

有版權·翻印必究 封面題字：蕭春生 封面設計：嚴君怡

天下事，猶未晚（爾雅叢書之567）

編者：薛仁明

照片提供：林慧娥·朱天文·胡曉文

校對：薛仁明·彭碧君·喬城

發行人：柯青華

出版·發行：爾雅出版有限公司

臺北郵政三〇一—一九〇號信箱

臺北市中正區一〇〇八二

廈門街一—三巷三十三之一號一樓

電話：二二六五四〇三六 傳真：二二六五七〇四七

郵政劃撥：〇一〇四九二五—

網址：<http://elitebooks.so-buy.com>

E-mail：elite113@ms12.hinet.net

法律顧問：蕭雄淋律師（北辰著作權事務所）

臺北市潮州街一—六號六樓

印刷者：崇實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四三五巷二之十二號

二〇一（民一〇〇）年十月十月初版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

定價 320 元（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）



ISBN 978-957-639-532-1

爾雅出版社印行

薛仁明主編

杜至偉
顧文豪 箋注

天下事， 猶未晚

——
胡蘭成致唐君毅書八十七封

胡

蘭

成



胡蘭成（田平嘉男攝）



1957 年唐君毅訪日，捧花者為唐，左二為胡。



由右至左，朱天文、朱天心、林慧娥。



余愛珍



胡平日備用的心臟藥

臣門如市 臣心如水。

臣門如市

臣心如水

胡蘭成

胡

蘭

成

〒197

東京都福生市福生八八六番地
電話〇四二五(51)〇四六六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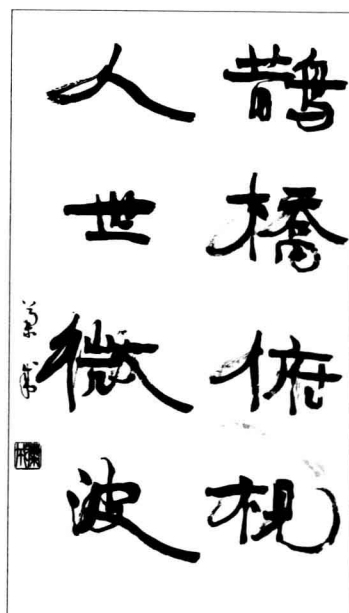
青梅市河邊町八四三番八

〇四三八(22)七三九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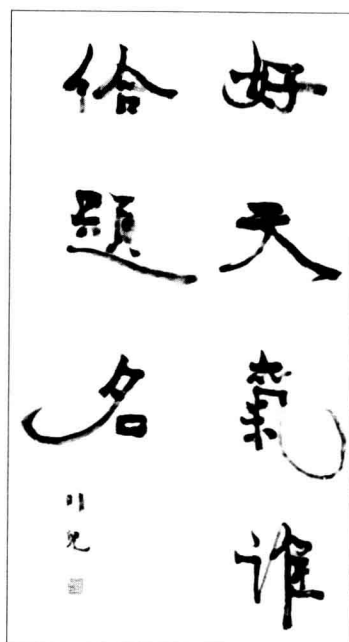
0428-22-7396

胡在日本之名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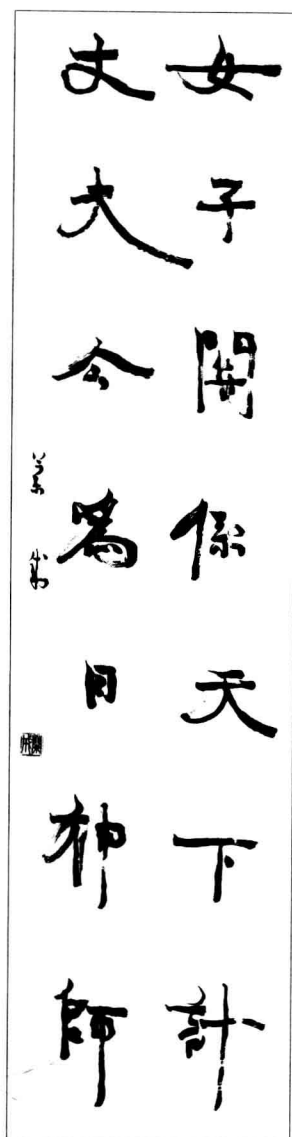
鵲橋俯視，人世微波。



好天氣誰給提名。



女子關係天下計，丈夫今為日神師。



志士胡蘭成

——兼記民國百年新出版胡蘭成三書

壹

東方的，中國的，志士胡蘭成。

志士，願度一切苦厄。就度苦厄而言，「比起佛僧，志士更親近於般若心經」，《心經隨喜》如是說道。

談般若心經，胡蘭成開宗明義，「對文明謙虛，對祖先謙虛，獻一炷香來唸心經，是現代人改變情緒的第一步。」

現代人情緒零散，魂魄不全，遂陷苦厄。

現代人身心俱疲；忙累之外，更多是迷惘與茫然。因昧於文明，不知對祖先謙虛，故耽溺於物量膨脹，荒失在權利伸張；整天都是「個人」，滿嘴盡為「自我」。於是，倉皇忙迫，莫知所以；紛紛議論，莫衷所是。因此，越忙越累，越談越迷惘。所以，報上說，西方人罹

患憂鬱焦慮者，逐年攀高；偌大的歐洲，飽受精神疾病之苦者，已將近四成。中國大陸不遑多讓，自殺人數，已居全球三分之一；高級知識分子，屢傳自戕，更尤其令人心驚。

看看大陸讀書人的臉吧！那普遍的躁、鬱、忿、戾，不正因為，長久以來蔑視傳統，不知對祖先謙虛，才導致情緒無以安頓、魂魄難有著落的嗎？有多少知識分子，心靈上，像個遊魂，無家可歸。哪有一個民族，像現代中國，如此長期，如此猛烈，完全棄自家傳統如蔽屣？五四反傳統，雖說莽撞，但終究仍有一番朝氣，仍能啟動四方。但這一時朝氣，又豈能長久？於是，演變至文革，那反傳統，遂成了連根拔起之暴烈；不僅朝氣全無，更一轉，轉成了一股沖天戾氣。這戾氣，至今，餘勢猶存，餘毒猶在；許多知識分子，一談起自家歷史，仍然一筆抹煞，全盤否定。有位知名學者，近日尚且言道，「我們在精神層面從來沒有走出過孔夫子、秦始皇的陰影，一直生活在他們巨大的陰影下。中國的政治制度兩千年來都是一致的，從來沒有什麼改變。中國歷史是一部非常枯燥、非常無味的，是翻來覆去重複的歷史。」

對自家文明，若是如此鄙薄；看自身歷史，若是如此陰影重重、處處不堪，那麼，就無怪乎，這一張張的臉，會變得如此躁、鬱、忿、戾。讀書人一旦躁、鬱、忿、戾，就不僅僅只是一己之戕，更將演成民族之集體苦厄。於是，百年中華，百年苦厄，至今，不能解，未能度。

志士，為度一切苦厄。

謙虛，方能解苦度厄。為了讓世人重新對文明謙卑，對祖先虛心，胡蘭成亡命之際，經千磨，歷百難，發憤著述，先有《山河歲月》，繼而《今生今世》。一縱，一橫；一古，一今；一談歷史，一言自身；磨劍十年，霍霍新亮，喚起了最真實之民族記憶，呈現了最健康之中國文明。於是，有青年楊少文因生命惶惑，細閱《山河歲月》，前後十遍，讀之不倦；讀罷，精神還為之一好。於是，有台灣文壇名家郭松棻，旅居紐約，嘗有疾，病中唯讀《今生今世》，頓感開豁。

《心經隨喜》，同樣是打開學問、醒豁生命之書。胡蘭成融攝印度佛教與日本神道，歸結於中國文明。他在日本筑波山談《心經》，念茲在茲，則是中國禮樂與天下文明。《心經隨喜》對應現代世界；其發心悲願，則是度當代一切苦厄。《心經隨喜》，是志士修行之書。

貳

我寫《論語隨喜》，特別感慨：太大與太真之人，難知哪！

譬如孔子。孔子在世時，有人笑他，有人罵他，有人質疑他；即使門人，即使程度最好的那幾位弟子，真到節骨眼，也多半無法與孔子榘卯相合。孔子死後，批評之聲，仍是不斷；於是，那最聰明的子貢，還得不時跳出來捍衛一番。而後，即使孔子已然定於一尊，但誤解，

卻未曾稍減：先是宋儒，盡在孔子臉上塗塗抹抹；那道貌岸然，那一臉扭曲，真令人看了反感。五四之後，更甬提了；千人訾，萬人罵；但是，他們訾罵的，真的是孔子嗎？

再譬如，管仲。管仲爭議之大，在論語裡，獨占鰲頭。連子貢、子路，這等孔門高弟，對之，都極不諒解；其他等而下之者，更可想而知。每回，他們總緊咬著管仲「失節」之事不放，詆之，毀之，講得義憤填膺，說得正氣凜然。那回，罵得正起勁，沒想到，老先生一聽，著實惱火，便勃然一喝，「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！」子貢向來聰明，怎麼格局也變得如此窄隘了呢？可惱！孔子越想越氣，話越說越重，「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？自經於溝瀆，而莫之知也！」

唉！管仲之大，竟連子貢，也莫之能知！孔子一方面氣惱，另一方面，則是寂寞。管仲功在天下文明，巨矣，偉矣；大家視若無睹，卻只斤斤於是非難定善惡難清的瑣瑣之事；就此議論紛紛，沒完沒了。噫！由此觀之，孔子畢生的禮樂志業，又何嘗真有知音呢？無怪乎孔子要浩然興歎，「莫我知也夫！」

寂寂千古，識者何人？

這寂寞，胡蘭成懂得的。致唐君毅信中，胡言道，「每談學問，輒感寂寞」。他談的是，天下文明，禮樂之學。

功在天下文明的管仲，幸得孔子慧眼，從此，一槌定音。囂囂之徒再如何呶呶不休，終

究撼動不了管仲的歷史功績。管仲最大的知音，是孔子。那麼，胡蘭成呢？

是唐君毅嗎？

在香港，胡蘭成結識了唐君毅。當時，唐與錢穆等人，剛剛在叢爾之地，剛剛在英國殖民處，於中華文化花果飄零之際，苦心孤詣，披荊斬棘，創建了新亞書院，創建了海外最具份量的中華文化據點。胡唐結識，十天有餘，胡便密航日本；臨行前，托付《山河歲月》原稿給唐君毅。這托付，沉甸甸。亡命以來，胡念茲在茲，唯是是書。唐果真一代大儒，其一諾，勝千金；受托此書，其慎重，其莊嚴，竟如受托六尺之孤。唐氏夫婦小心翼翼，逐字抄謄；謄本抄好，逐份寄往東瀛；一字一字抄，一份一份寄；待謄本寄畢，最終，原稿寄還。日後，《山河歲月》出版。

《山河歲月》標舉中國文明，讓世人重新對祖先謙虛，是胡蘭成的志士第一書。唐君毅評此書，曰，他人的著作有高峰，《山河歲月》卻似帕米爾高原的隨處皆高。

唐君毅是百年大儒，胡蘭成則為當世志士。兩位高人，結識之後，近三十年情誼，全始全終。日後，唐又引薦門下弟子，與胡通信；其中，有黎華標。於是，悠悠數十載後，直至今日，書信集問世。一冊致唐，凡八十七封；一冊致黎，共七十二函。致唐也好，致黎也罷，蓋胡直抒生命、觀照世局之志士書也：

「頻年以來，已堪破生死；尚幸生死之邊沿甚寬，足容遊嬉耳。」（致唐書，第三封）

「日本今時的第一流政治家亦使我失望，光是車馬讌會，我豈為此而來？」（致唐書，第二十封）

「吳清源前日來遊，為言奕理，云，日本棋不佳，因敵我之念太重，深思善攻而其智謀終有涯，中國古時名奕者殊不如此。我亦惟不念勝負，敵我兩忘，而求全局陰陽之和，隨變化而行，舉世無敵固可欣，而尤欣在奕時之能自我完全，自我超過，遂覺棋盤亦如天宇浩蕩，落子如星辰位列也。」（致唐書，第二十三封）

「學聖賢之學亦要有本領，能白手不持寸鐵，舉凡仁義、和諧、真善美、超越諸如此類明儒學案或什麼學案常用的字樣一概不用，看你還能寫得出聖賢之道麼？又，你能於聖賢之道，有似犯沖犯鬥，相反又相成麼？又，你能不以書解釋書，而從人事生出新的言語文字麼？」（致黎書，第十九封）

「反省者，是寂寞的。數年來只有一個唐先生是解人，可與之談談，如莊子之與惠施。但君毅先生的是研究思想，其於儒學是在作的歷史的回憶，還有他是學的西洋哲學者的冥想與推理。可是回憶、冥想及推理，合起來亦非即反省。這反省很難被說明，惟有禮記的『儼若思』彷彿是。西洋有祈禱與懺悔，但非反省。反省是在罪福以上。我的《今生今世》即是寫的中華民國的反省，所以我自己歡喜，雖然也淒涼。」（致黎書，第三十九封）

不管是歡喜，抑或是淒涼，胡這一封封信函，大抵皆似帕米爾高原，峰峰相連，隨處皆

高。正因太高，生前寂寂久矣。而今，胡後數十載，世局劇變；西方已然崩塌，歐美荒愁莫知所以；東方的、中國的諸多志士，正亟思為世界打開新局，亟思讓天下再造文明；值此之際，胡蘭成三書新印，天下志士，定有識之！

註：胡蘭成另外兩本書

《意有未盡：胡蘭成書信集》

編錄：黎華標，主編：朱天文，二〇一一年九月，新經典出版社發行。

《心經隨喜》

翻譯：小北，審訂：劉慕沙，二〇一一年十一月，如果出版社發行。